



韦强◎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土情 / 韦强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6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

ISBN 978-7-5366-8818-6

I. 黄... II. 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1931 号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

黄土情

HUANGTU QING

韦 强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何 晶 江 萍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吴庆渝 曹 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 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34 千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 000 册

ISBN 978-7-5366-8818-6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 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序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何事忠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9
第五章	97
第六章	119
第七章	132
第八章	166
第九章	216
第十章	241

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序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何事忠

在重庆直辖十周年之际，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作家协会共同策划组织的《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重庆作家向自己的故土家园献上的一份厚礼，是我市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喜事。

这套丛书由8部作品组成，其中长篇小说6部，长诗2部。是由重庆文学界的知名作家、评论家历经数月，从近年来重庆作家新创作的40多部长篇作品初稿中精心遴选出来的。这批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作品中蕴含着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字里行间散发着清新湿润的泥土芳香。这批作品有的热情讴歌三千万重庆人民面对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旱救灾的坚强意志，有的细腻描写医学工作者勇攀医学科技高峰和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有的追踪三峡库区移民的命运迁徙，有的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巴渝农村的巨变等等，成功塑造出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生动感人、朴实无华的农村基层干部、舍小家顾大家的三峡移民群体、有着高尚情操和追求的白衣天使、甘愿无私奉献的环卫工人等。阅读这些作品，如同漫步在一条长长的现实主义艺术画廊中，一幅幅反映重庆直辖以来巨大变化的宏大而壮丽的画卷，让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

令我格外兴奋和感动的是，这8部作品，不论是长篇小说还是长诗，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文学创作的视角投向到表现当下现实生活，尤其是直辖以来重庆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山城的新面貌上来，这反映出我市广大的作家艺术家把个人的创作情感和志趣，倾注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把创作的关注点聚焦到了重庆三千万人民豪迈的前进步伐上，让文学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和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这块坚实而丰腴的土地上，这是一个可喜可嘉的文学创作现象。

这8部作品的作者都是业余的，没有一个是专业作家。他们之中，有的同志长期在区县基层工作，深知下层百姓的疾苦欲求，有的是医学专家，随时关注和洞悉医学领域的前沿科技发展，有的是机关公务员，有的同志还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些作者中，有一个名叫韦强的青年农民。市作协的同志告诉我，韦强家在南川农村，他常年在外打工谋生，种庄稼、下煤窑、修楼房等什么都干过，他的长篇小说《黄土情》就是外出打工期间在艰苦的劳作之余写成的。

或许是因为作者们本来就扎根在火热的生活之中，对祖国和家乡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感受颇多，激情如海浪般常在心底潜涌回旋，对底层平民的渴望、烦恼、欢欣、愁郁、牢骚、俗语熟得不能再熟，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积弊与不公有着切肤之痛，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乎，他们在公务繁忙之余，琐事缠身之闲，不能不挑灯伏案，或以诗，或以文，倾泻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心中绵延不断的炽烈情思。于是乎，农民生存的困苦与艰辛，知识分子的执著与情爱，三峡移民沉重而坚实的步履，重庆人被烈日烤晒得如锈铜般的臂膀，致富的欲望与阴谋的陷阱，纯真的失落与道德的重建，遥远的山村在现代化进程与传统冲突中的痛苦徘徊，城市的急速扩张与迟到文明的焦虑，在作者的笔下自然地流淌出来，是那樣的真实深刻。让我们去感受，去倾听，去慢慢品味思索。

我非常赞赏作者们这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创作态度，它应该被广泛地弘扬开去，成为我市广大作家和艺术家普遍而自觉的创作风尚。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上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要“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当前，重庆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今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为重庆新阶段的发展“导航定向”；5月23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和蓝图。今天的八万里巴

渝大地热潮滚滚，城镇山乡到处充满开放进取活力，有多少默默无闻的英雄铁汉期待着歌吟，有多少平凡人家的爱心美德等待着发现，又有多少轰轰烈烈的创业新绩渴望着浓墨重彩。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激奋人心而又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呼唤着广大作家艺术家的良知，激发着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希望重庆的作家艺术家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去描绘这个伟大时代的生活画卷，展示出更加靓丽动人的理想前景和生活希望，“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艺作品，引领重庆的人文精神走向和时代的社会风尚，为重庆镶嵌上一串串精美璀璨的文化明珠，把我们的城市和家园装扮得更加流芳溢彩，美丽迷人。

第一章

农历二月间，正值春暖花开之际，美丽的清河乡变得更加美丽。平坝上，已有少数人开始犁田了。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老汉，是种庄稼的老把式，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一胡子拉碴的老汉，叼着一支大指拇粗的土烟，头上面弥漫着一片烟雾，八九十斤重的铁铧口，被一只黑黄而厚实的、布满老茧的手摇摆得轻巧自如，翻转的新泥冒着热气。老黄牛不快不慢地走着，双蹄溅起一道道水花，一条鞭子似的尾巴，那么有节奏地甩摆着，长着两只弯弯角巴的脑壳东伸西伸，那么慢悠悠地咬吃长出水面的野麦子。立春以来，已下了两次中雨，平坝上那条弯曲的小河，变得欢快了，“咚咚”地流淌。四周的山头上，枫树、杉树以及品种繁多的杂木，长出了翠绿的新叶。山脚下是由山延伸而出的土丘，上面是一片又一片的黄色土地。土里的油菜已经开了花，东一块西一块的金黄色油菜花真让人心醉目眩。阳雀、麻雀、包谷雀、狗窝雀、牛屎巴雀……竞相发出各自不同的声音，这番激烈，电视上的明星歌手们引吭高歌时也不过如此。但是，农民们少有闲情来欣赏这番景致，他们心中装的是土地、粮食、肥猪等。四周山脚下，零乱而破旧的土瓦房，便是他们的家。

就是这么一个春天，陈思远从县城赶回家时，已是吃过午饭时分。他随母亲来到父亲的床前，见父亲像一截枯木头一样躺在床上，床边有几个横倒着的药液瓶，心里不由得一阵阵酸痛。母亲见到大学毕业且在外工作的儿子，终日焦急的面容倒现出了一些平和。陈思远感觉双眼盈满了泪水，尽力地控制着，但他喊了一声“爸”，两串泪珠便随之而滑落在他清瘦的脸颊上。他低沉地对父亲说了几句话，便盯着床边的四五个药液瓶，似乎陷入沉思。这会儿，大嫂红翠走了进来，她先问陈思远一句“你吃

饭没有”，便用平常说话惯有的爽朗声说：“爸的病是劳累很了，那天得病的时候，还在猫钻孔挖土，幸好你大哥也在猫钻孔挖土，他甩了锄头就把爸背回了家。”

红翠停住话，她那双眼眶有些突出的眼睛盯住了地上的一堆药液瓶，陈思远长吁了一口气，母亲淡淡地附和着儿媳妇的话说：“是活路大很了。”

红翠接着说：“思远，你读大学不容易，爸是六十几的人，本来农村的活路就大，农闲时，还要到涪陵码头去当搬运，扛两百多斤重的货物。”略停了一下，她又说：“那天你大哥回到坡上时，锄头就不见了，四斤半的新锄头，青柄锄把。”

陈思远对大嫂的话有些反感，朝外走去。红翠盯着几个药液瓶对母亲说：“我要两个高温瓶，冬腊月给世琪暖脚”。世琪是红翠的女儿，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其实，红翠并不一定是要两个高温瓶给女儿暖脚，才春天呢，反正高温瓶对农村家庭总有一些用处。

思远来到堂屋，一脸的伤愁，母亲和大嫂相继走出来。一手拿着一个高温瓶的大嫂对思远说一句：“你要想开点，哪一个人不生病。”随后便离去。母亲说要给儿子弄吃的，但儿子要先询问父亲害病的情况。

母亲说，三天前，正在坡上挖土的父亲突然晕倒在地，是大哥将他背回家的。先请来张老师，年近七十的张老师的中药可是出了名的，经他一查看，他说他也检查不出是什么病，只好试着开一副重感冒的中药，中药吃了四次，病情没有一点好转，昨天还非常严重，又请来医院的马老师，输了五瓶水，病情好像有些好转，今天早上还吃了一碗放了白糖的米汤。最后母亲说，电话是李盛宇到乡政府打的。

听完母亲的叙述，思远口气十分坚定地说：“妈，必须到县人民医院检查，对症下药。”

母亲干瘪的脸上布满愁苦，她说：“哪来钱呢？”

陈思远下意识地抬手碰了一下软瘪瘪的西装左侧内袋，里面有百十块钱，一张一百元的，三张拾元的，另外就是几块零钞。陈思远今年初才到县城文化局上班，仅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两套像样的西服，其中一套黑色的他认为很合体，并适于自己沉默的个性，现在他穿的正是这套黑西服。余下的三百多元钱除去了一个月零几天的开支已所剩无几了。

接着思远环视着堂屋，四壁裂了许多缝的土墙，像墨汁一样黑的木楼板，上方一张破旧的大方桌，四条高凳倒也相配，早些年涂上的红油漆脱落了大半，唯有像样的家具是靠一面墙的那张凉板椅，虽没涂漆，但木料看起来很新。他又看了一眼身材干瘦的母亲，歉疚和自责油然而生，同时他悔恨起自己来，不该花两百元钱买两套西服，更不该学会抽烟，事先，他好奇地抽了几支，很快就学会了，一天一包一块五的黔龙，不然的话至少可以给家里带回两百块钱。

陈思远想对母亲说点什么话，但说什么好呢，他两眼泪水汪汪的，只好说：“妈，无论如何，我也要想办法把爸的病治好，没有钱，只有借和向银行贷款。”

母亲的脸上泛起一点喜色说：“贷款是贷不到的，那五千块钱曹主任来催过好几次了，他说连本带息已超过五千五了，唉，五年了。你大哥家倒是有钱，是用来做砖房的，我担心你大嫂不同意。”

大嫂娘家的大兄弟很有出息，在县城所属镇任国土所所长，所长的身体壮实得像一条水牛，据说他一顿能喝十八瓶啤酒。今年春节水牛来到大姐家，没有啤酒，他喝倒了两瓶金佛大曲，由于酒精的作用，水牛吹嘘说：他借两万元钱给大姐，把房子做过。姐姐姐夫高兴得笑容可掬，她俩又劝了兄弟三杯酒。大年的前一天，大姐特意换了一条红内裤，红内裤前面缝制了一个包，带上两只大红公鸡、一袋糯米，她要进城去给大兄弟拜年。可是，直到吃过午饭，大姐已流露出要走的意思，大兄弟只字不提钱的事。末了，大姐只好直说借钱一事。大兄弟没想到当姐的居然把酒话当了真，他愣了半分钟才说，娃儿要读书，只能借出一万五。一万五就一万五，大姐还是很乐意，她笑着接过一大叠尽是百元的钞票，钻进里屋，脱下裤子把钞票放进内裤口袋，幸好有一层毛线裤子的遮掩，那地方并不那么鼓凸。走时，热心的弟媳送了一包旧衣旧裤，兄弟说：路上小心。

“大嫂不会不同意”，陈思远想，在兄弟的心目中，大嫂是美丽的，又是善良的。其实她的善良来自于她的美丽，而她的美丽则来自于她胸前两个圆鼓鼓的乳房。大概是在思远上了高中以后，十六七岁的处男对大嫂的乳房产生了奇妙的想往，那时大嫂正处于哺乳期，乳房里充满了乳汁，胀圆得像两个皮球，特别是皮球上那个蘑菇一样的小东西，真让思远的手痒得发抖。暑假的最后一天晚上，再也忍受不了的思远想好了办法，

趁从大嫂怀里抱过侄女的时候，若无其事地碰一下那个玩意儿。思远来到大嫂家，见大嫂正在灶前烧火，锅里冒出热气，用盖盖着，不知煮的什么。思远呆立着，寻思着靠近大嫂的理由，大嫂回过头看了思远一眼，思远忙搭上一句明知故问的话：大哥还没回来？大嫂乐呵呵地说：你大哥嫖堂客去了。突然，晕晕乎乎的思远感觉到脸上被人摸了一把，随即听到大嫂哈哈大笑，大嫂用烟垢给兄弟打了花脸。来而无往非礼也，趁给大嫂打花脸之时，摸一下那玩意儿，不知不觉下面的东西竖立起来。思远冲上前，大嫂一闪，花脸没打成，思远伸出了双手，比抓兔子时还要敏捷，哦，这东西，软乎乎的，胀鼓鼓的，热烘烘的，那蘑菇样的小东西直顶着手心，胆大的年轻人只搓揉了两下。大嫂慌乱中碰到了硬硬的东西，她垂眼看着自己的胸前，目光又前移，盯着眼前男人的凸显部位说：狗日的思远。狗日的人嘿嘿地笑着跑了。从此，思远经常回味着这第一次触摸女人的快意，后来，一个叫梦巧巧的女同学主动拉着思远的手伸入其胸衣后，思远才淡忘了那份快意。

思远出门时，母亲说上一句：快点回来吃面条。

大哥思财家在思远房屋的左后面，相隔最多一百米。原本那是集体的猪圈，看着大儿子一天天长大，陈老汉便花了八十四块钱买下了废弃猪圈，当时他做梦也没想到他家会出一个大学生。思财与红翠定亲不久，就对猪圈产生了兴趣，他拆掉圈墙，将就拆下的土砖把一间长屋隔成四间。房前有一块高出地平面的荒地，恰好房右侧有一个大粪窖，荒地挖平后，粪窖也填平了。如今，疏松的泥土上挺拔着五根双臂合抱的黄葛树，这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清河乡，除了乡政府大门前有几根茶杯粗的黄葛树外，其他地方还没有。五根黄葛树有一番来历，思财十八岁那年，在熟人的介绍下，他和几个同乡来到县城做工，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三个月后，工程结束，晚上，工头说钱没划下来，每人只发五十元。工头脸上有一条明显的刀疤，他曾是一条好汉，那刀疤就像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明明是坑人，思财想，无意中冒出一句：哪时发工资。刀疤瞪了敢于顶撞他的人一眼。思财窥见那条刀疤在灯光下发出阴森的光芒。领到五十元后，一同乡建议乘夜步行回家，建议得到赞同，一行人行至一条没有路灯的街道，心中不平的思财拔了五根拇指粗的黄葛树，怨气似乎随之而消失。

陈思远跨进堂屋，发现堂屋一角叠放着许多新的筲箕，看来大哥家已为做砖房做好了，世琪站在堂屋上方一角的角柜处，不知在干什么，大哥坐在一只木凳上，左手拿着一节木棒，右手拿着刀，他在做一个用来耕田的牛打脚。

“原来是么爸。”世琪说。

“还不快点拿两个出来。”思财对女儿说。

“妈妈又要吼我，她说不准拿东西给别人吃，也不准我拿东西到婆婆家去吃。”

思远这才想起刚跨进门时侄女的惊慌神色，原来她在藏东西。

“胡说，他是你么爸，快拿两个出来。”思财加重了语气。

七岁的世琪打开柜门，拿出两个苹果，用脚把门关上，来到陈思远面前。

陈思远的身子凉了半截，凄酸之情顿生，孩童的心原本是多么的单纯，天真，善良，然而眼前七岁的侄女的心变了态，变得自私，变得污浊，变得贪婪。这是她的错吗？不，她还是一个孩子，这是她母亲的错吗？也不是，如果苹果多了，当母亲的会在乎苹果吗？这是苹果的错，可怜的孩童，可怜的母亲，你们是苹果的受害者。

望着世琪手中的两个苹果，陈思远的喉咙像是噎着一个硬东西，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抬手抚了抚侄女的头，侄女拿着苹果走开，打开门，放入原处，两只白嫩的手重新又关好门。

“是你大嫂从娘家带回的。”陈思财头也不抬地说，他正在砍断牛打脚一端多余的一节，突然停住手，抬起头问：“你吃饭没有？”

“妈在给我下面条。”思远发现大哥很有精神，接着他说了要动用大哥家建砖房的钱来医治父亲的病。

见大哥有些无动于衷，思远又说：“大哥，这叫治爸的病，就当 I 向你借，我一定还你。”

思财一脚踢开面前的木屑，掏出烟口袋，裹起土烟，点上火，他吧嗒地吸了两口才发话：“这事得给你大嫂说说，我是没得意见的。”

思远跨进大哥家里时，红翠大嫂刚走进寝室，她要打扮一下，她花了一会儿工夫才从箱子底下的一个胶口袋里找到一只乳罩，戴上后，那两个有些下垂的乳房又挺直起来，这时，大嫂已穿上上次弟媳给她的那件

米黄色西服，这件衣服布料软薄，正适合于二四八月穿。红翠照着镜子，发现衣服有点儿窄小，两个胀鼓鼓的乳房似有撑破衣襟而出之势，尽管窄小，米黄色西服令她满意，她想到了思远摸她乳房的情形。之后，一个悚然的念头产生，自从思远那一摸后，大嫂沉寂的心荡漾开了，就像一潭死水里扔进一块石头，击起无穷无尽的波纹。

思财走进寝室，说上一句：“你在这的，害得我到处找。”随后他发现堂客脸上泛起一道道红晕，就像日落的晚霞，他扫了一眼肥硕的乳房说：“我给你说个事。”

思远一边吃着油煎鸡蛋面条，一边想着心事。只要大嫂同意把钱拿出来，父亲的病就有望了，想来她是同意的，做砖房嘛，今年做不成可以明年做，如今，自己已有了工作，每个月给家里寄两百元钱，家里的景况就会好起来，就叫父亲少干一些活，千万别再去当搬运，还要帮助大哥家发展一条经济门路，到时，不单是砖房，电视、洗衣机都会有的，听说，我国的大邱庄、华西村的农民富裕得很呢。

红翠像放火炮一样啪啪地嚷了一通，又将矛头对准思财没头没脑地咕哝一阵，自然照常牵扯了分家时两件她自认为不公平的事——一根红豆杉扁担和一件铁铧口的分属。这两样农具，陈老汉视如宝贝，特别是那根金黄色的红豆杉扁担，不管是挑三百斤的水谷子、还是挑七八十斤的粪水，都照样在肩头上一闪一闪，让陈老汉倍感轻松和舒服。这根扁担大概有一番来历，它伴随了陈老汉大半辈子，于是乎，陈老汉与这件东西有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至于那件铁铧口，陈老汉认为用惯了，好用。那个梨木做成的扶手，已被他粗糙的厚实的双手磨得溜光。七八年前分家时，陈老汉特意挑了这两件宝贝，为了公平，他将一台磨子和一挑新的胶粪桶分给了大儿子陈思财，以作相应的补偿。可是，大儿媳红翠高矮不依，非要那两件宝贝不可，并且，磨子和新胶粪桶她也没说半个字不要的意思。陈老汉也是一个犟脾气，闷坐着一声不吭，只顾抽土烟。红翠的声音由低到高，情绪变得激动了。两面说好话的陈思财，没办法了，只好给了堂客两个响亮的耳光。耳光是打了，但差点出了人命，一气之下的红翠，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连续三天。还是旁人给陈思财出了点子，他请来了一向敬畏的岳父，岳父才将床上的人不人、鬼不鬼的红翠请了起来。事后，只要一争吵，红翠都要提及那两件不公平的事，她认为，无端挨了两个耳光，

总得发泄发泄。末了连声说思财是个败家子，这可冤枉了陈思财，他还没有一点败家的迹象。如此架式，红翠就像将一桶水哗啦倒在思财身上一样将这些话洒了出来，思财只好缩着头，一手插在衣袋里摸着烟口袋。

“思远那小子不是个好人，他摸过我的奶子。”在金钱和感情面前，看来红翠要牺牲对兄弟的感情。

“叔嫂间打打跳没什么奇怪的。”思财给思远辩护，他摸出烟口袋，裹起土烟。

红翠白了思财一眼，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找出那条红内裤，往床上一扔，接着掀开席子，从铺草里翻出一只蛇壳子口袋。

思财明白了，堂客要把蛇壳子口袋里的一万五千块钱拿到她娘家去存放。只要一有个啥子事，红翠总爱往娘家跑。娘家在十里外的黑溪乡，来回只需两个小时。沿着公路的南面，走不远紧挨着公路的小河里便有一块块石墩，从石墩上跳过河要走很长一段上坡路，再过两家人的地坝，穿一条一边是竹林、一边是猪圈的窄路，一栋一正两环的房屋就出现眼前，上完十余步石梯，便踏上了一正两环房屋的地坝，这就是红翠的娘家。娘家的地势条件并不好，不是上坡就是下坎，而且田土瘦薄，土尽在山边边，田尽是田巴儿，有的小到拖不过搭斗。当年红翠答应嫁给相貌一般被土烟熏得一口黑牙的思财，她主要看中的就是清河乡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不过，娘家还是值得她引以为荣，她常在别人面前说，她家如何如何。据她说，父亲是多年村长的老干部，家庭在老村长的支撑下，在当地算得上殷实人家，关着两仓谷子，至少要吃五年，一年要杀两头肥猪，腊肉一年吃到头。只要一说起有出息的大兄弟，她就会神采飞扬，那栋一正两环的房屋也是她经常夸耀的话题。常言道：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居闹市无近邻。十天八天，红翠总会往娘家跑一趟。

思财点上烟后，堂客正往红内裤的口袋里塞钞票，他意识到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吧嗒地抽了两口烟，朝门外走去。

思远刚踏上地坝，见两个弹跳着的皮球从大门闪出，红翠大步朝外走去，上路的方向在那一头，她没见到思远。

思财耷拉着头，脸色有些阴沉，他坐在原地，又在做他的牛打脚，牛打脚还差中间一条槽口。世琪在一个本子上写画着。

思远明白了事情的大概，他感到很沉闷，抽出两支烟，点上后深深地

吸着。思财放下缺了口的一把凿子，点土烟的打火机一下把纸烟燃了小半节，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呀，那钱是她找大舅子借的。”

思远拖着沉重的双脚，一边思虑着大嫂怎么如此绝情，如此狠心呢，以往的印象可是善良的大嫂呀，那五根高大的黄葛树似乎已经平淡无奇，思远只滑了一眼，已没有平时欣赏的情趣。

堂屋上方的挂钟当当地敲了三下。

思远说：“把谷子、三头猪卖了，另外再想法到别处去借。”

母亲用刀把猪草板上的猪草一推，说：“卖了吃哪样呢？”接着又哀伤地说：“猪要留一头，万一你爸不行，到时吃哪样，你到你大舅家去试一试，看能不能借个三五百。”

陈思远的大舅住在城里，原是川南县氮肥厂的头头，在外甥的印象中，大舅肥厚的脸上总是露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如今，大舅退休闲居在家，以打打麻将的方式消磨时光。

思远和思财足足忙了三个钟头，将谷子装入十八条麻袋，又一袋一袋地抬着称，秤由一个背黑皮包的人掌握，再将一百三四十斤重的一袋抬到一辆破旧的农用车上，最后，背黑皮包的人用电子计算器一算，一共七百二十元，农用车发出“叭叭”的声音，陈思远坐在凉板椅上喘大气。

傍晚时分，赵师傅来了。赵师傅可是河东村的有名人士，在村民的心目中，赵师傅属村里的二号人物，一号人物当然要数家大业大的黄村长。而村支书周某某人并没有被村民们排上号，是因为周书记的家境只相当于一社员，再说，周书记终年戴着一顶蓝布帽，让他大大地减少了威风。整个河东村，黄村长家算是首富，他家的财富来自于村里的那一大片森林。清河乡党委王书记的前任是从外地调来的，操着湖北口音，他上任不久就想制止河东村的乱砍乱伐，一番争吵后，湖北口音的人说，我要撤你的职，黄聚财。末了，湖北口音的人却被撤了职，原因是：清河乡乱砍乱伐严重。他被调到另一个乡任民政员。临走时湖北口音的人对接替他位置的王书记说：怎不早告诉他呢，黄某人的大哥在给徐副省长开小车。王书记嘿嘿地笑了两声。从那以后，对黄村长不满的村民心里也平衡了，某某书记都奈何不得，我等就更不用说了，而且他们对黄村长赫赫的家世产生起倾慕之情，随之而对黄某人也尊重起来。二号人物赵师傅也有一些来头，他的面部宽大平直，像一道石崖，故得了一个赵大脸的外号。十四

岁那年，其父亲就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祖传手艺传给了他。每逢冬腊月，赵师傅就背着背匣，走家串户。四五年过去，赵师傅的身体高大雄壮了，手艺也磨炼得精熟，一刀子进去，猪就哑了声，血像一股山泉那样流淌。后来，乡经营站差一名屠夫，赵师傅就当上了经营站的一名合同工。杀猪卖肉他是有头绪的，哗哗两刀，先把坐墩肉割下来，挂在肉案子上的铁钩上。如果一般人要称坐墩肉他会头也不抬地说一句：别人已经称了。时间一长，清河乡的农民才明白那铁钩上的坐墩肉是赵师傅特意给清河乡有头有脸的人留的。赵师傅还掌握着清河乡的收猪大权，如要收猪，提前三天经营站门面的那块黑板上就会出现一行歪头疤腰的粉笔字：某月某日收猪。这行字出自于小学毕业的赵某人那只沾满油腻的右手。到了某月某日这天，经营站后面那块院坝上就会出现一片猪的嘘叫和人说话的混杂声，赵师傅大摇大摆在院坝上走着，手里拿着一叠票和一支笔，收不起的瘦猪，他就不发票，更不会用手去抬猪肚子，合格的猪他先用左手把猪肚子一抬，然后大声说：八（或九）斤，随后在票上画一个洋码字。往往在除馊食上，猪主人会争论几句，而正忙碌的赵师傅就权当没听见。走家跑户摸猪屁股是他常有的事，有时他会把摸猪屁股的手伸向女人的屁股，红翠曾遭遇过一回，赵师傅一手扶着猪栏，眼睛盯着红翠的胸脯说：“屁股上没有肉，再喂上个把月。”红翠说：“和那些收得起的猪差不多，还要怎样的肥。”赵师傅说：“和你的屁股一样肥。”赵师傅一手已摸着红翠的屁股，另一手朝那胀鼓鼓的东西伸去。红翠身子一闪，避开了沾上猪屎的一双手，厉声说：“要摸就回去摸你的姑娘。”那时红翠心里装着小叔子思远，赵师傅一张石崖似的脸让她嫌恶。具体地说赵师傅被公认为二号人物是在他泡四十之后，四十酒坐了八十席，之前，关于二号人物的人选确实有一番争论，不少人说二号人物应该是当副乡长的李盛宇，李盛宇没排上号的原因是，他父亲去世仅仅坐了四十席。

二号人物照常摸了摸猪屁股，又在猪背上按了三下，说：“最多二指膘。”

思远递上一支黔龙，二号人物吸了一口烟说：“思远，就给你一个面子，按理说二指膘的猪是收不起的，我还得给张站长通融一下。”

思远说：“就麻烦赵师傅了。”

二号人物说：“后天抬到经营站来。”

思远想了一会儿说：“赵师傅，你也知道我家目前的情况，能否提前预付一点钱。”

二号人物愣了愣，又打量了一番两头肥猪，说：“大的个最多两百斤，小的个不超过一百八十斤，这样，先付你四百元。”

说完，二号人物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叠百元钞票，递给思远四张，思远说了一番感激的话，又请赵师傅去屋里坐，吃了晚饭再走。

客车一路的颠簸，上客下客的拖拉，陈老汉被送到医院时只剩下一口虚弱的气，几个白衣白褂忙把他推入急救室，思远坐在门外一张条丝椅上，思索着钱的事。思财双手插在袖子里，在巷道上来回走动，不时通过玻璃朝急救室里探望，但看不到父亲被急救的情形。

门开了，陈老汉被一辆车子推出来，一位护士高举着一个药液瓶，思远、思财忙走过来，父亲望着思远用微弱的声音说：“这是什么地方，像是医院，思远，我不住院，送我回家。”

一个医生说：“四〇二号”。

陈老汉住进四〇二号病房。

陈思远按了三次门铃，紧闭着的黑色防盗门才开了，开门的正是她舅母，一位走起路来身上的肉都在抖的老妇人。

思远问：“舅母，大舅不在家？”

舅母说：“不在家。”

思远问：“他到哪里了？”

舅母说：“不知道。”

思远起身告辞。

思远按照大哥的提醒，来到百货公司对面一家叫做“怡心茶馆”的地方，在里屋找到处在一片哗哗哗和人说话的混杂声中的大舅。

思远说：“大舅，我找你有事。”

大舅说：“你说。”

思远说起事来，他发现大舅的多半心思放在打麻将上，末了，大舅说：“你去吧，晚上我到医院来。”

已是下午时分，川南县城跳动的脉搏显得缓慢，老头们和老太太们

漫不经心地闲逛着，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拖着懒洋洋的步伐，其中不少人用一双贼眼打量着过往行人的衣包。偶尔会出现一个妖艳的女人，挎着一只精致的小包，迈着小巧的步子，就像一枝鲜花在移动。长安车司机用搜索的目光扫视着行人，人力三轮车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多数是空车在游走，几家关着门的铺面前，歪斜地摆着几辆平车，车夫横躺在上面，发出猪叫般的鼾声。南大街正在安装水管，人行道上堆满泥土和乱石，有四五个民工坐在横放着的锄把上，嘴里吐出一阵阵烟雾。

陈思远没精打采地朝人民医院的方向走着，他感到自己成了这个城市的遗弃儿，虽然眼前是一片毫无生气的景象，但他明白，那些没露面的城市人才是这座城市的主力军，他们用双手推动着城市前进，他们紧跟着时代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奋进，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为金钱和事业大显身手。而自己呢，面对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父亲，自己却无能为力，在这个城市里，他没有一个熟人，没有一个朋友，刚见过面的昔日和蔼可亲的大舅已变得陌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没有他生存的职业，没有他说话的份，如果让他住进这个城市，不到十天，他就会像一条野狗一样因饥饿而陈尸街头。

下午多数时间，思远望着那个药液瓶和缓缓下滴的药水发呆，他黑色西服上衣包的钞票不就像那个倒放着的药液瓶吗，即将滴尽至枯。

陈思财这个庄稼汉倒有一点闲情，他在父亲旁边的一张空床上坐不到十分钟就要起来走动，偶尔会溜出去躲在花园尽头的一间堆满烂铁床的屋子里，尽情地抽上一支土烟。

晚上，陈老汉的病情有所好转，他叫儿子把他扶了起来，斜躺着，他望一会儿倒放的药液瓶后说：“思远，你从哪儿来的钱？”

思远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爸，钱的事你不用管，你就安心养病吧。”

父亲将浑浊的目光转向思财说：“思财，别把你做砖房的钱花销了，做砖房是大事。”

思财把手伸进衣袋，摸着烟口袋没答话。

父亲又说：“干脆明天就出院，医院住不起。”

门被推开，大舅走进来，舅母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包东西。

大舅说：“对，两个当儿的都来了。”